

靖海紀事

(清)

施琅 撰

王 鐸 全 校 注



〔清〕施琅 撰
王铎 全校注

靖海纪事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福州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9461

靖海纪事

〔清〕施琅撰

王泽全校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5印张 2插页 82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书号：11173·84 定价：0.65元

数字水印
PDG

前言

DA87/101

《靖海纪事》上下共二卷，是清康熙年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有关出征台湾及其善后处理的奏疏汇编。它如实地记录了施琅征台 的战略策略思想，战术战役的筹画，澎湖之役的实战过程，以及平定台湾 郑氏之后对台湾的弃留、钱粮的征收、投诚人员的安置等问题的态度和意见；从中还反映出康熙执政期间清政府在对待和处理台湾郑氏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方针和政策。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近年来，随着对郑成功研究的深入，对清史和台湾地方史研究的开展，以及对康熙和施琅评价的重视，《靖海纪事》曾被许多作者所广泛引用。广大读者、特别是史学研究工作者迫切希望看到原书全貌。

《靖海纪事》的编印成书，有个发展过程。先是施琅在世时，紧接着台湾郑氏的平定、国家统一局面的出现，八闽（福建）缙绅，主要是施琅的闽南同乡、好友，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康熙二十四年（1685）先后刊印了《平南纪咏》和《平南奏议》。据林麟旭序中所说：“客岁（指康熙二十三年。——引者）册封旋里，莆先生暨士民以《平南纪咏》问序于麟旭，既序而刻之，然犹未悉公之德业兼至也。”可见前者当是诗赋颂词的汇集，后者才是施琅的平台奏疏，并在每篇章疏之后加上了评语，又约请了富鸿基等人写序。这些序都写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另外，《靖海纪》和《靖海纪事》中，施琅于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所上的《海疆底定疏》和《收用人材疏》，后面都未附刊评，亦可推知《平南奏议》当系1685年刊出，该二疏尚未及收入。

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逝世后，其后代又先后多次整理刊刻施琅的奏疏。施琅次子世纶在《靖海纪·跋》中写道：“然家乘

不可阙也，谨恭辑御制诗章、褒赐祭葬各鸿文、及叔祖孝廉闾于公所撰传、吾闽贤士大夫所评述、前后奏疏文告、并颂扬诗赋，合为《靖海纪》。”施琅第五子世谠在《御敕宸章及平海奏疏总录小引》中表明刊印的目的在于“宜家乘之各载”、“庶后之孙子、溯先烈、颂圣恩”。可知《靖海纪》最早当是由施世纶、施世谠兄弟两人编刻的，时间约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因为《总录小引》的末尾署有“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夏吉旦，五男世谠谨书”字样。正因如此，在有关辞书、资料介绍《靖海纪》时，有的署“施琅撰”，有的署“施世纶、施世谠合编”。往后摹印者极多，致使刻板“剥蚀不完”。琅之曾孙施奕学在出守郢郡时，又“取其旧编校而刻之”，但删削过多，并以《钦定名臣列传》代替家传。从嘉庆二年（1797）到光绪元年（1875）这八十年，是由《靖海纪》到重刊《靖海纪事》的过渡阶段。光绪元年，施琅的亲房侄孙施葆修重刊《靖海纪事》。他在《重刊〈靖海纪事〉序》中写道：“岁甲戌（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驾楼船到台湾，……寻生番宿怨，实欲窥伺台地”，“是岁……余在都，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诸公延问台湾情形并及先侯事迹，余以《靖海纪事》对。始归而谋重镌付梓，公诸同好”。这次重刊不仅恢复了每篇奏疏后面附录的“八闽绅士公刊原评”，而且加上了陈惕园的《施襄壮受降辩》；陈迁鹤所写的《叙》和施德馨所撰家传，亦略有改动。因此，这一重刊本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的本子。

另据《台湾文献丛刊》编者在重印《靖海纪事》的后记中说：“先后刊本，顷俱不可得，惟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一帙，前有长方朱印一，文曰‘故伊能嘉矩氏蒐集’。兹即据之誊录，并校其伪误（间有无法校正之处，则附‘？’号以存疑），加以标点，列为台湾文献丛刊之一，重印行世，以供研究台湾史者之参考。”查伊能嘉矩乃日本人，从祖父习汉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台，在台居留十年返日，倾力于台湾史的研究。他所蒐集的《靖海纪事》抄本确实“殆

集诸本之全”，仅缺《施襄壮受降辨》一篇，加上编者又做了一番“校其伪误”的工作，因之这个本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由于编者在台湾找不到其他刊本，原抄本错漏的地方竟有数百处不能得到校正。

根据上述情况，这次校注时以浙江嘉业堂所藏的光绪元年施葆修重刊的《靖海纪事》为底本。因为光绪本不仅内容比较完整，而且编排得也较合理，除了序、跋和颂扬词赋之外，余皆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便于了解施琅征台的历史发展过程。凡光绪本有疑误或缺漏的地方，则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康熙本《靖海纪》（简称康熙本）参校，另外也参考台湾文献丛刊的重印本《靖海纪事》（简称抄本），直接校补，不另加注。凡诸本均阙、无法校补的，我们根据上下文意补入，阙字用“□”号标出，漏字用“（ ）”号标出，其他情况则另行加按说明。此外，对有关的人物和史事，略加注释，以资参考。在校注过程中，得到施琅家乡福建省晋江县衙口镇侨委会和施姓族人的支持，提供了《南浔施氏族谱》等珍贵资料，在此谨致谢意。由于校注者水平限制，点校和注释难免有谬误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王铎全

一九八三年五月

靖遠將軍孫壯旋所贊像



施琅像

目 录

叙 (富鸿基)	(1)
叙 (李光地)	(5)
叙 (林麟培)	(7)
序 (曾炳)	(9)
序 (程甲化)	(11)
叙 (陈迁鹤)	(14)
施襄壮受降辩 (陈惕园)	(17)
重刊《靖海纪事》序 (施葆修)	(19)
平南行有引 (郑开极)	(22)
跋 (蔡致远)	(24)
平南赋 (周澎)	(26)
像赞 (陈迁鹤)	(31)
襄壮公传 (施德馨)	(32)
御敕宸章及平海奏疏总录小引 (施世骏)	(46)

靖海纪事上卷

边患宜靖疏	(48)
-------------	--------

尽陈所见疏·····	(52)
厦门祭江祝文·····	(57)
密陈专征疏·····	(58)
决计进剿疏·····	(62)
舟师北上疏·····	(68)
师泉井记·····	(71)
海逆形势疏·····	(74)
海逆日蹙疏·····	(77)
飞报大捷疏·····	(80)
晓谕澎湖安民示·····	(92)
祭澎湖后土文·····	(93)
祭(澎湖)阵亡将士文·····	(93)

靖海纪事下卷

赍书求抚疏·····	(96)
安抚输诚示·····	(100)
台湾就抚疏·····	(100)
赍缴册印疏·····	(104)
祭鹿耳门水神文·····	(107)
报入台湾疏·····	(107)
舟师抵台湾(疏)·····	(109)
谕台湾安民生示·····	(113)
严禁犒师示·····	(114)
祭台湾山川后土文·····	(115)

御制褒章·····	(116)
上谕兵部·····	(116)
封侯制诰·····	(118)

班师（过澎湖）祭阵亡官兵文·····	(119)
恭陈台湾弃留疏·····	(120)
移动不如安静疏·····	(125)
中元祭阵亡官兵文·····	(128)
壤地初辟疏·····	(128)
海疆底定疏·····	(132)
收用人材疏·····	(135)
君恩深重疏·····	(137)

赠宫傅制诰·····	(140)
敕建碑文·····	(140)
谕祭第一次（文）·····	(142)
谕祭第二次（文）·····	(143)
谕祭第三次（文）·····	(143)

附 录

跋（施世纶）·····	(145)
跋（施奕学）·····	(146)
嘉庆丁巳重镌《靖海纪》目次·····	(147)

叙

自郑氏^①窃发海滨，江以南遭蹂躏者，盖数十年于此矣。我太祖^②、太宗^③受命于天，肇基王迹；而世祖章皇帝^④以文武圣神抚有天下，既治且安。迨今上皇帝^⑤，以尧舜之资，继成康之业，民和年丰，几致刑措。即三孽^⑥抗颜，鼎沸海内，而庙堂算胜，不一二年，平闽、平楚、平两粤、平川蜀、平黔滇。盖唐虞之世，亦有四凶，曾何损于盛德哉！中国有圣人，虽舟车人力所不至之地，莫不慕义向风，求为臣妾。自古享王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独郑氏僻在台湾，犹然负固。虽海外穷寇，不足为朝廷忧，而王者家视天下，未忍独困此一方也。天子曰：“惟兹一二大臣，惟予股肱，能立不世功，其以朕师往！”金曰：“将军施矢志忠贞，智仁且勇，惟天子命。”制曰：“可。”

① 郑氏：指郑成功及其子孙。

② 太祖：指努尔哈齐。

③ 太宗：指皇太极。

④ 世祖章皇帝：指顺治帝福临。

⑤ 今上皇帝：指康熙帝玄烨，即清圣祖。

⑥ 三孽：指“三藩之乱”。清初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守云南；尚可喜为平南王，守广东；耿继茂为靖南王，守福建。康熙十二年（1673）清政府下令撤藩，吴三桂发动叛乱，耿精忠（继茂子）、尚之信（可喜子）等也相继反叛响应。后陆续被清兵击败。

于是公以内大臣^①特膺简命，节钺东南，疏论敌可破状，期以六月奏绩。遂行师。说者皆以天方盛暑，恐伤士卒。公曰：“毋惮暑，出不意，攻无备也。”未至澎湖，先聚米作地势示众将曰：“如此入港也，如此泊船也，如此进战也，违令者无赦！”众依公号令进止，皆无恙。方是时，敌舟师大集于鸡笼山^②之左，内外设炮台，而陆兵守焉。公曰：“其以老弱之师骄之，示我无能为也。”贼果撤兵守，我师长驱入。战有期矣，忽飓风大作，波涛汹涌，巨雾塞天地。军中甚恐。公曰：“惟天惟皇帝之灵，实式临之，尔无恐。”须臾，雷声震，风定雾收，望海波荡荡，恬如也。公散金犒士卒而誓之曰：“不灭台湾，有如此水！”焚香戒约，一不妄杀。士卒皆感泣，并力向前，无不一当十、百当千也。楼船^③所指，前徒倒戈，海水成赤。赤壁之战，又不足言矣。夫公行六月之师，用骄兵之计，聚米作地图，则赵充国之算也；散金犒士卒，则霍去病之志也；约誓不妄杀，则曹武惠之仁也。雷鸣波息，则精神可以格天地也。奇矣哉此捷也！神矣哉此捷也！

① 内大臣：清初，以勋戚大臣统领侍卫，称“领侍卫内大臣”，其职权犹如古代的领禁旅大将军，官阶为正一品，顺治元年（1644）明确规定为六人；另有内大臣，亦设六人，官阶为从一品。

② 鸡笼山：指澎湖群岛中的鸡笼屿。《澎湖厅志》云“在厅治南水程八里。”其形上狭下广，如土人笼鸡之器，故名。

③ 楼船：原指有楼的大船，古代多用于作战，后水军亦称为楼船。

澎湖既破，敌全师覆矣。有进而谓公者曰：“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公曰：“噫！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所获敌卒，悉放归弗杀，带伤者济以医药，给以口粮。敌觐公无屠戮意，遂籍户口请降。师入台湾，秋毫无犯也。土民壶浆箪食以迎公，皆唏嘘泣下，谓“我等未见公，望公如望岁也，今见公，如见慈父母也。但恨晚耳！”即土番向不屈于敌者，皆重译来贡。依本朝制，公随给以布匹等物，兴利除弊，与之更始，可谓周且至矣。公又念：“内地兵民前后被敌获者，皆没为奴婢，为佃丁，甚可悯也。其为我送之回籍。”故难民咸沾公之仁。红毛、英鸡黎^①二种前为敌取台湾者，敌隘之，公一至，令其归国，而荒服咸怀公之德。有明宗室王子依于敌者，敌初不为礼，公疏请释归，安置得所，而天下咸知公之礼。

事既平，天子晋公爵为侯，亲制宸章褒美，所以宠眷公者正未艾也。呜呼！凡此平南之绩，叛而伐之，服而舍之，柔而抚之，由天子之明且断，由天子覆载如天地，视远人如赤子，故能信任公以成不世功，上以妥太祖、太宗、世祖之

^① 红毛、英鸡黎：明时称荷兰人为“红夷”，亦称“红毛”；英鸡黎即英吉利。

灵，下以纾江以南百姓之急。而公之矢志忠贞，仁智且勇，后之史官将大书特书不一书而已也。予向在都门，读公露布^①，犹未详悉始末。近旋里，乡先生士民以平南事实相示，丐余一言以寿不朽，余忝属姻联^②，不敢以不敏辞，是为序。

时康熙岁次乙丑^③仲春，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礼部右侍郎并翰林院学士富鸿基^④谨撰。

① 露布：古代用称檄文、捷报或其他紧急文书。因不加封检，露而宣布，让四方速知，故称露布，亦称露板，一般用作捷书的别名。

② 姻联：施、富系儿女亲家。施琅女是富鸿基的媳妇。

③ 乙丑：康熙二十四年（1685）。

④ 富鸿基：字磐伯，号云麓，福建晋江人。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十五年（1658）进士，选庶常，康熙十六年（1677）秋，进礼部右侍郎，二十二年（1683）病免。年七十二卒。

叙

韩淮阴指画东征形势及料楚汉成败，如指诸掌；诸葛武侯校计孙曹强弱、图荆益之利、定鼎足之规，皆先握算于前而操券于后。司马仲达不足道也，然其平公孙渊量敌计期，不差时日。岳忠武对魏公定擒杨么，八日而捷书果至。盖古之重臣宿将，其于天下大势、一隅要害，未尝不熟筹深晓，制其短长之策，故一旦应机，迎刃而解。此固非冒利趋险，迄无成谋，苟焉以国家民命为试者也。

东南之苦海患，六十余年。圣朝受命，恃其险远，踞岛屿，乘风潮，出没为梗。自戊子^①以来，攻围破陷郡邑者三，跨有粤闽边地、旷日而后平者一。己亥之役^②，浮长江，犯金陵，则中原腹心为之震动。议者割弃沿海田庐，延袤数千里，而又岁资邻省军糈，动百万计。盖毒生灵、糜国藏不可胜数。此岂鳞介之伦不以衣裳易者比哉！

靖海侯施公，自其先任楼船，则已疏言贼可灭状。乘传陛陈，言之弥切。天未厌乱，留公宿卫十有余年，而后出竟

① 戊子：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

② 己亥之役：指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师北伐，围攻南京，后因骄傲轻敌，败归厦门。

其志。时异势殊，而公前二疏所陈者，无一不酬于后。自奉命专征，至于受降献俘，筹画措置，连篇累幅，又无一不符于前。吾以是知公计之熟、料之明、知己知彼、算定而后战，故能役不逾时而成不世之功。所谓上兵伐谋者，于公见之矣。

国家之难在用兵，用兵之事莫难乎沧波巨浪之中，与远夷争舟楫之利。珠崖、南交，汉、明所以屡征而不服；辽左、日东，唐、元所以倾师而不再；彼数君者，皆以远略穷兵，绩用弗底。今郑氏境内逸寇，托足孤岛，为滨海无穷之忧。皇上悯惻残黎，赫然诛讨。天佑皇仁，风波助顺。而公以国贼家难，忠孝交逼于中，愤不顾身，义形颜色。仰仗皇上委托之专，无复疑贰掣肘，遂克受事报成，宣威绝徼，航海之勋，稽古莫及焉。然则公之智勇，盖公之诚为之，而非皇上救民伐罪、内断于心、任公勿二，如议者举棋不定之口，其不溃成者几希耳？

闽之人取公前后章疏，汇萃编刻，而请叙于余。余惟公之功，天子褒之，史氏纪之，其所以为百世戎臣师者，吾无缀乎尔。故复称道古今，以见远图之不可事，耀兵之非得已，以及王之仁明、臣之忠孝，著厥成功之自。览是编者，考闽事之终始，尚将有以论其世也。

赐进士出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李光地^① 谨撰。

^① 李光地：字晋卿，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曾荐施琅习海上形势，可重任。累官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有《榕村全集》等。

叙

天生一人而系国家之重者，岂偶然哉！其生也有为，其出也不苟。天使之任天下之大，则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惟天下之大智，然后可任天下之大事；惟天下之大勇，然后可成天下之大功；亦惟天下之至仁，然后可以承天而有其事与功。今夫立一事于此，天下之抱才负能者举知之，或知之而不能为，为之而不能成，是其智有所不足也；非然者，必其无勇者也；又非然者，必其有自私自利之心，无强教悦安之怀，仁不及于天下也。惟大将军施公则异是。

方公之议伐郑也，天下有从而疑之者矣。匪惟疑之，又有从而阻之者矣。而公不顾也。见之明而策之熟也。一旦奉命南征，任大如此，责重如此，不憚以其身亲冒于矢石之间。一鼓而澎湖之舟师溃矣，一鼓而澎湖之营垒破矣，一鼓而敌人纳款矣，而台湾平矣。天下以非常之事归公而公不居，以非常之功归公而公不居，曰：“予惟是奉天子命，惧陨越以貽羞，何力之与有！”然则膺连帅之职，节制东南，不足为公贵；爵至通侯，实封万户，不足为公富；将相而官故乡，人咸羡公为昼锦之荣，而实不足为公美；口碑传之，